

## 一个美国学者的中国养老院观察

2013年秋天,云南昆明的一家私营养老院里,老人们好奇地打量着一位特别的闯入者——一位年轻的美国女性,拿着自己的问题本,被院长介绍给大家。她用生涩的普通话四处提问,“你结婚了吗?”你是不是城市移民?”“你为什么住进养老院?”

她叫葛玫(Rose K. Keimig),当时是耶鲁大学医学人类学博士候选人。葛玫学过10年中文,在中国做过体育相关的研究。但在那时,她想关心一些更普遍的问题,具体来说,就是养老:第一批主动住进养老院的中国老人,他们是谁,过着怎样的生活,衰老到底意味着什么……她的田野调查最后变成了一本书,《谁住进了养老院》,在2023年出版。

以下是葛玫的口述——

## 他们为什么住进了养老院?

我第一次去玉山养老院是2011年。当时中国有一个领域正在经历巨大变革,那就是养老——当人们老了,谁来照顾他们?

我的理解中,原来在中国不存在这个问题,因为家人会照顾你,但现在情况显然已经不同。在过去,“三无老人”(无劳动能力、无生活来源、无赡养人和扶养人的60周岁以上公民)会被送到公立养老院,但是我想找的,是第一批选择私人养老院、主动寻求养老服务的人,他们往往有子女,有收入。他们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。

玉山养老院是一家很寻常的私人养老院。大概有300个床位,当时每个床位每月收费2100元左右,刚好是昆明养老金的平均数。正因为收费不高,它吸引了更多住户,平常总是满员。我的导师建议我选择这里,这样我就可以了解一个普通的养老机构,而非那些“模范养老院”。非常幸运的是,玉山养老院老人们很欢迎我,对我很友好。这段时间里,我一共记录了对玉山养老院的60次访问。

在这里,我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:为什么会住进来?

对老人们来说,这是个很难回

答的问题。他们有保全面子的压力。但总的来说,我发现,老人们进入养老院,可能并不总是被动的,有些人是主动选择。

我印象很深的是80多岁的张爷爷。他本来和女儿一起住。但是有一次,女儿和丈夫要出去两周,就商量要把张爷爷怎么办。张爷爷听到了他们的谈话,他主动说,给他找一家养老院比较好。张爷爷告诉我,他主动选择这样做,第一,是“想要解放孩子们”;第二,正因为他坚持要住养老院,女儿不会因此觉得自己不孝。

我确信,在养老院里,至少有一些老人和张爷爷情况相似。他们不再是要求听话、期望回报的父母,恰恰相反,他们会尽量压抑自己的需求,真心盼望子女幸福。

当然也有很多老人向我表达他们的痛苦——他们被迫住在养老院,有被遗弃的感觉。

比如万叔叔。他之前中过风,从第一家养老院出院时,他以为自己会回家,但是车直接开到了第二家养老院门口,他就一直待在了这里。两年了,女儿再没出现过。万叔叔很少抱怨,总是静静坐在阴影处,在破轮椅上打盹。

## 普通的养老院,普遍的现实

我也和一些子女交谈过。比起父母,子女们其实不那么愿意和我交谈。他们会解释说,自己把父母送到养老院,是因为养老院更安全,父母在家里可能会摔倒或者突然发病,甚至有人会自杀。子女们会说,这是“没办法的办法”。

养老院的资源有限,通常会体现在某些地方——比如气味。在玉山,你会闻到(来不及及处理和清洁的)尿味,也会闻到油漆味,因为养老院的房子就是重新利用的老建筑。为了让老人获得更好的照顾,子女们会给护理人员小费。

空间也是一种有限资源,必须不断争取和捍卫。很多地方都是上锁的。每层楼的大门都上了锁,防止老人走失;高层的走廊也是

用栏杆封住的;窗户也是锁住的。

在玉山,每间房一般住2到4位老人,上下铺的床,下铺住人,上铺堆放物品。房间的大门一直是敞开的。也就是说,下铺是老人们仅有的私人空间。在这样拥挤的空间,有时还住着护工。

有一天,一位姓吕的奶奶向我抱怨说,自己从中学以后就没有睡过双层床了。我们聊天那天,护工在给她对面床的老人洗澡时,就在房间里抖床褥,还把脏衣服堆在她床上——她非常生气,但她没做什么,只是走了出去,她不想惹麻烦。但就像吕奶奶的行为那样,老人们捍卫空间的能力是有限的。

另外一种需要争夺的资源就是照护。在这里,照护者时间不足,而老人时间过剩。有一次,我问他们,老年人最需要什么,一名女士大笑道:“关心我!”

## 慢性生存

我在昆明的那年,大概有三次,有老人问我,“能不能买来安眠药,偷偷捎进养老院?”我的回应是倾听,这是我唯一能做的。

在养老院里,自杀和安乐死是寻常的话题。玉山的很多老人都有慢性疾病,比如中风,这些疾病会随着时间缓慢发展,但不会终结。可是治疗疼痛的药物(如阿片类和抗抑郁剂等药物)受到严格监管,养老院基本没有。没有缓解的希望,对许多老人而言,生命等同于痛苦。“活得越久,痛苦得越久。”

科学界也越来越关注“慢性生存”,它与“健康生存”相对,不仅仅指人们带病生存,也意味着生命本身的不良状态。

总的来说,在昆明一年,肯定不足以让我说,“哦,我已经经历(了解)过了”。但有些事情让我感到惊讶,我本来以为,这一代老人会觉得,自己值得更多照顾——因为他们为了给子女、孙辈和整个国家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,曾牺牲了很多。但我也低估了他们。低估了他们一生中经历的创伤和动荡,以及这些经历,又是如何改变了他们的期望。他们总是接受一切,展现出韧性。

(摘自4月9日微信公众号“人物”林松果文)

## “王婆”的烦恼

在开封万岁山武侠城景区,每天两场的《王婆说媒》(见图)已经成为了现象级节目。“真实、没剧本、没套路。”是来现场看节目的人给出的最多评价,像接地气版的“非诚勿扰”,“给我们普通人一个上台寻找爱情的机会”。



争议也随之而来。有人评论“明显就是剧本”。一个男子上台牵手成功后,被扒出已经结婚。还有网红来蹭热度。扮演王婆的赵梅也开始感到力不从心。4月3日,万岁山景区发布公告称,赵梅因健康原因请假一个月。

在爆火之前,61岁的赵梅已经在景区扮演王婆六年。万岁山景区有各类武侠主题实景演出,《王婆说媒》起初也是一个十分钟左右的小节目,只是在路边和游客互动。后来,景区门口设置了舞台,为了增加互动性,赵梅开始尝试给游客相亲。2024年新年后,舞台搬到新场地,节目一天比一天火。

赵梅笑起来爽朗,常拿自己调侃,带动气氛。赵梅喜欢用自己和丈夫的故事来举例。当相亲现场有女孩因为比看上眼的男孩大几岁,显出犹豫时,王婆鼓励她,“我就比我丈夫大几岁,这有啥的,我们结婚四十年很幸福。”丈夫杨树开玩笑说,“她要感谢自己嫁进了相声世家。”杨树的父亲是一代相声大师杨宝璋,杨树也是相声演员,他师承相声演员常宝丰,马三立是他的师爷。

赵梅在舞台上鼓励年轻人勇敢追爱,其实,她的人生轨迹也是因为爱情改变的。20多岁时,她原本是洛阳玻璃厂的员工。那时,杨宝璋组建了相声团在全国演出,正好缺一个报幕员。赵梅在朋友的介绍下应聘成为了报幕员。

在这样的机缘巧合下,她认识了杨树,团里有人跟赵梅说,“我看你俩挺合适。”她单刀直入地问杨树:“他们都说咱俩谈恋爱合适,你觉得合适吗?”杨树就羞涩笑笑。赵梅发现报幕员比玻璃厂挣得多,于是她大胆辞去了“铁饭碗”,加入相声团。当然还有很大原因是爱情,“用现在的话说,我就是恋爱脑”。她与杨树结婚,做起了团里的外联工作,一直干到退休,之后进入景区扮演“王婆”。

“王婆”爆火之后,给赵梅的生活带来了很大变化。赵梅今年刚把85岁的母亲接到开封一起生活。爆火之后,她的生活计划都被打乱,突然增加了许多工作量。赵梅只能又把妹妹接来开封照顾母亲。被流量改变的不只生活。随着节目热度升高,台下数不清的手机在直播,很多网红、自媒体、带货主播都来蹭流量。在坊间,怀疑有剧本的声音也没断过。3月31日晚上,赵梅直播皱着眉头无奈地说,“别再给我弄剧本了,有(男女)朋友的、结婚的你们别凑热闹,把时间留给真正来交朋友的人。”

对于王婆说媒的火爆,开封市文广旅局3月28日发文称,为了满足游客出行需求,开封公交在开封火车站增开万岁山“王婆说媒”定制旅游专线。

4月2日晚,赵梅在短视频平台上表示,“希望全国各地都有像我这样不收费的王婆,真正为年轻人服务。”(摘自4月8日《新京报》乔迟文)

《作家文摘》《作家文摘》《作家文摘》《作家文摘》《作家文摘》《作家文摘》  
微信公众号 官方微博 小红书 抖音号 今日头条号 快手号

扫我有惊喜

## 特级“西湖工夫”明前龙井2024新茶抢鲜上市

特级明前龙井超值特惠装

399元  
250克/包×3包

特级明前龙井传统纸包

158元  
250克/包

咨询电话:65005411、65000042  
工作日9:30-16:30

茶农圈有句话:早采一天是个宝,晚采一天是个草。在此期间5天内芽叶每天都在疯狂的成长,采得越早越嫩,我们用的是第一次采摘的芽叶,更鲜嫩。优选芽,不选叶,1斤干茶约需6万颗芽叶。40年炒茶经验老师傅采用传统古法手工炒制,步步讲究,经典辉锅工艺,遵循匠心制茶。《作家文摘》报为您推荐“西湖工夫”2024年特级明前龙井茶,选用明前早春采摘的嫩芽,口感清鲜甘爽,齿颊留芳,是自饮或赠长辈亲友口粮茶的不二之选。连年热销,厂家直供,利惠读者,物超所值!

特级明前龙井一路有你礼盒

398元  
250克/套

西湖龙井大作礼盒(小罐茶)

368元  
150克/套

★正宗西湖龙井  
★认准官方茶标

扫码进入微店购买